

ZHUMING ZHONGNIAN YUYANXUEJIA ZIXUANJI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游 汝 杰

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游汝杰卷/游汝杰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4
ISBN 7-5336-2859-4

I. 著... II. 游...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游汝杰—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9053 号

责任编辑: 万直纯 装帧设计: 包云鸠 马 芳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50 000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22.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 2651321 邮 编: 230061

缘 起

1993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在吕叔湘等先生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这套丛书面世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如今七年过去了，当年入选《自选集》的作者正逐渐步入老年，而新的一批功底扎实、卓有建树的中年语言学家又不断涌现出来。有鉴于此，安徽教育出版社征询了语言学界一些学者的意见，拟继续编辑出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 展。

这套丛书编辑工作始于1999年。是年3月，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有关编辑专程进京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相关学者商谈《自选集》的编辑体例、运作规程以及有关细节，并商定由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吴福祥和安徽教育出版社万直纯、姚莉三位组成《自选集》编辑小组。为确保这套丛书的学术性和权威性，编辑组特别聘请了郭锡良等16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做这套丛书的学术指导，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求、听取了语言学界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的建议和意见。

同年5月，编辑组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自选集》入选对象的条件和依据：

1. 主要从事汉语（包括汉字）研究或者与汉语相关的语言理论研究。

2. 在特定的研究领域里做出突出贡献并在语言学界具有一定影响。

3. 年龄在 45~60 岁之间, 工作单位限于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或科研机构。

4. 适当兼顾学科、研究领域的代表性。

根据上述条件, 经过反复酝酿、讨论, 编辑组拟出一份仅供咨询、参考的候选名单, 分别寄呈各位学术指导, 请他们以在候选名单上画圈的方式推荐《自选集》的作者。

最后, 根据担任本丛书学术指导的 16 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的推荐意见, 编辑组按得票数排出了被推荐人的名次。其中前十位被推荐者是: 江蓝生、马庆株、沈家煊、唐钰明、项楚、潘悟云、李家浩、游汝杰、张振兴、邵敬敏。

这套《自选集》能够顺利编辑出版, 首先要感谢担任本丛书学术指导的 16 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他们对本丛书编辑工作所给予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 体现了老一代语言学家对中年语言学家的热情扶植和对汉语语言学事业的挚爱。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自选集》作者之一江蓝生教授为本丛书的编辑工作所付出的劳动。江先生从选题的策划论证、编辑体例的确定直到稿件的审读都给编辑组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事实上, 在本丛书编辑工作之初, 江先生是以主编的身份参加编辑组的具体工作的, 只是后来得知自己被学术指导推荐为《自选集》作者之一时, 才再三要求辞去主编之职。编辑组经过认真考虑觉得应该尊重江先生的意愿。

我们也应该感谢《自选集》的诸位作者, 他们愿意把自己学术成果的精华交由我们编辑出版, 这是对我们的莫大信任。

我们缺少编辑这样一套丛书的经验, 错误和不当之处尚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编辑组

2001 年 12 月

作者简介

游汝杰,温州人,1941年8月25日生。文革后首届研究生,198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专业(方言学研究方向)。毕业后留校工作,今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1995年任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今任《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杂志编委、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

自1988年开始,曾访问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香港城市大学等。1995年至1999年获日本学术振兴会和丰田基金会的资助,在欧美、日本十来个图书馆搜集和研究西洋传教士的《圣经》方言译本和其他汉语方言学著作。先后在海外学习和工作三年半。并曾多次应邀到欧美、日本、港台短期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

曾六次获七项省市级以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其中主要有两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1986年;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1979—1995)二等奖。

作者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汉语方言学和文化语言学。

从研究生阶段开始实地调查记录汉语方言近百处,其中有一半地点记完整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方言调查字表》。

在汉语方言学方面主要业绩如下:

以前的方言研究侧重语音和词汇,对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向来较为薄弱,作者在80年代初期全面调查和描写上海方言语法,

写成“上海方言语法”文稿十多万字,于1988年编入《上海市区方言志》(第七章)。收集和利用语料的方法借自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名著 *Structure of English* (C. C Fries 著),绝大部分语料采用本地普通市民未经筹划的自然语言,用隐蔽的录音机录制。语法体系采用朱德熙《语法讲义》。所撰应为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汉语方言语法。

1984年—1985年参加汉语方言分区工作,提出方言分区的一种新办法:集群分析法(analysis of clusters)。

作者擅长于汉语方言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致力于汉语方言学的理论建设,于1993年出版《汉语方言学导论》一书(2000年再版),这是国内外第一本通论汉语方言学的著作。

8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汉语南方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是较早主张汉语南方方言中残留少数民族语言底层成分的学者之一。

作者在研究生阶段从事方言调查的田野工作时,发现方言与地方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遂于1985年首倡中国文化语言学,1986年综合历年研究成果,主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主张把方言与人文历史背景结合起来研究,认为可以从文化背景解释方言或语言演变的部分原因。其研究方向和内容与后出的“文化语言学”不同。

曾执教过下述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语音学》、《语言学与现代汉语》、《汉语方言学》、《方言调查实习》、《吴语概论》、《汉藏语系概要》、《中国文化语言学》、《专业英语阅读》等。

目 录

方言分区的多种可能性和吴语的分区问题	(1)
先秦、两汉和明清时代语言地理拟测	(31)
略论汉语的方言岛	(61)
古文献所见吴语的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	(80)
上海方言动词的语法特点	(111)
吴语里的反复问句	(136)
温州方言语法纲要	(164)
黑龙江省的站人和站话	(236)
宋姜白石词旁谱所见四声调形	(249)
《圣经》方言译本考述	(265)
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	(295)
从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 传布	(320)
作者论著目录	(340)
跋	(348)

方言分区的多种可能性和吴语的分区问题

一 方言划界的可能性

除了使用地区很狭小,使用人口很少的语言之外,一般的语言都有方言的差异,这是一般人的常识。从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方言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方言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公认的事实,但是对能不能根据各地方言的不同特点,把方言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在方言学史上有的方言学家认为方言之间并没有分界线。方言在地理上是渐变的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的中间并没有一处是截然断裂的。但是方言特点渐变的结果,使处于这个连续的链条两端的方言差别十分明显,而两端的中间是过渡地带,没有任何边界。这好像彩虹,从红色渐渐变为黄色,中间并没有分界线。法国语文学家 Gaston Paris 早在 1888 年就持这种观点,并且对此有过很生动的说明:“实际上方言并不存在……语言的不同变种存在于难以观察的渐变之中。一个只会本村方言的乡下人,很容易听懂

邻村方言,如果他向同一个方向继续步行,到了另一个村子,要听懂那儿的话就要难一点了,这样越走越远,越听越难,最后他才到达一个方言很难听懂的地方。”Gaston Paris 所谓“方言并不存在。”(There really are no dialects)其实是方言的分界线并不存在的意义。瑞士方言学家 Gauchat 和法国方言学家 Gauchat Tuaillon 等人也持类似的看法。

另有一种意见以为不同方言之间存在截然的界线,而方言地理学的任务是去发现这些客观存在的界线。这种想法,大约是为受纯粹的自然地理学观念影响的结果,以为方言的界线和自然地理的界线一样,是截然可辨的。这两种说法都有合理的成分。

不同方言的界线问题与方言分区问题有关,方言分区与方言分类相关,而方言分类又与民系分类相关。“民系”是民族的下位概念,一个民族可以再分为若干个民系。例如客家人、闽人、粤人等是汉族的民系。民系的特点之一是独立的方言,在特殊情况下,同属一个民系的人可以使用不同的方言,而分属不同民系的人也可以共同使用某一种方言,两者的关系与民族和语言的关系一样,即两者并不一定完全重合。

如果两个相邻的民系,方言并没有混化,那么这两种不同方言的界线是截然可辨的。在这种情况下界线两边的居民,对“方言”种类的自我意识是很明确的,即很明白本民系使用的方言和相邻民系所用方言完全不同,两者的分界线甚至不需要语言学家的调查研究,本地居民都可以分辨得一清二楚,而且答案是惟一的。例如浙江西北部的吴语和官话的边界;苏北靖江县境内哪些村说苏北官话,哪些村说吴语都是明白无误的。狭义的方言岛与包围它的方言的界线也是非常明确的,方言岛的外缘往往是没有争议的。在上述情况下,方言在地理上并不是渐变的,而是突变的,所以划定这样的方言的边界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

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方言在地理上则是渐变的,方言的划界或分区问题才显得非常复杂。本文要讨论的方言分区问题也主要是针对这两种情况而言的。一是两个民系的边界地区的方言已经混化,例如闽语和客家话在闽西地区已经混化,浙南苍南县内的蛮话是闽语和吴语混化的产物;二是在同一个民系内部使用的方言在地理上往往是渐变的连续体、内部下位方言的划界显得十分困难,并且往往有争议,例如官话内部次方言的划分问题。

二 方言分区的多种可能性

方言分区跟方言划界不甚相同。方言划界是划定两种地理上相邻的方言的分界线;方言分区是试图把方言在地理上的分布划分成不同的区域。方言分区是以方言划界为基础的。

方言地理是一种人文现象,而不是自然地理现象。方言区划并不像地貌区划那样是有地物标志作为依据的,只要我们去发现就是了。给一种语言分成几个方言,各方言的区域如何划定,都是人为的。

赵元任曾指出归纳音位的方法有多种可能性。音位归纳的多可能性原则也可以挪用到方言分区方法上。这就是说方言分区的标准和方法跟音位归纳法一样也有非惟一性,即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对方言进行分区。假定所依据的原始语料是完全相同的,由于采用的标准和方法不同,所得结果也可能有所不同。

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澳合作,朗文,1988年)将汉语方言分为十大区:官话、晋语、徽语、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湘语、赣语、平话。丁邦新《评中国语言地图集》(见《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第一期,1996年。)主张晋语不独立,属官话,而平话独立理由不足。在官话内部楚语不应归江淮官话,东北官话不应独立。但是

罗杰瑞《汉语概说》(Jerry Norman,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8.)却将汉语方言分为三大区:a. 北部方言(官话) b. 中部方言(吴语、湘语、赣语) c. 南部方言(闽语、粤语、客家话)。不提晋语、徽语和平话。罗杰瑞用十条标准,包括语音和词汇项目,划分方言,见表1(+表示有此项,~表示无此项,下同。其中有5项指“只有平声分阴阳”。)

表1 罗杰瑞方言分区特征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他	的	不	母鸡	平分阴阳	见母顎化	站	走	儿尾	房子
官话	+	+	+	+	+	+	+	+	+	+
湘语	+	~	+	~	~	+	+	+	~	+
赣语	~	~	+	~	~	+	+	+	~	~
吴语	~	~	+	+	~	+	~	+	+	+
客家	~	~	~	~	~	~	~	~	~	~
粤语	~	~	~	~	~	~	~	~	~	~
闽语	~	~	~	~	~	~	~	~	~	~

我们如果将这十个项目略作调整,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即汉语方言分为两大区:北方话(官湘语、赣语、北部吴语)和南方话(闽语、粤语、客家话、南部吴语)。见表2。

表 2 笔者方言分区特征表之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他	的	不	母鸡	平分阴阳	见母顎化	站	走	儿尾	房子
官话	+	+	+	+	+	+	+	+	+	+
湘语	+	~	+	~	~	+	+	+	~	+
赣语	~	~	+	~	~	+	+	+	~	~
北吴	~	~	+	+	~	+	~	+	+	+
南吴	~	~	~	~	~	~	~	~	~	~
客家	~	~	~	~	~	~	~	~	~	~
粤语	~	~	~	~	~	~	~	~	~	~
闽语	~	~	~	~	~	~	~	~	~	~

如果将这十个项目另行设计,结果汉语方言虽然也可以分为两大区,但是北方话只包括官话。见表 3。

表 3 笔者方言分区特征表之二

	1	2	3	4	5	6	7	8	9	10
	找	的	稻子	米汤	说	阴阳平	竖	这	圳	孩子
官话	+	+	+	+	+	+	+	+	~	+
湘语	~	~	~	~	~	~	~	~	+	~
赣语	~	~	~	~	~	~	~	~	+	~
吴语	~	~	~	~	~	~	~	~	+	~
客家	~	~	~	~	~	~	~	~	+	~
粤语	~	~	~	~	~	~	~	~	+	~
闽语	~	~	~	~	~	~	~	~	+	~

方言分区虽然允许采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但是在某一个地区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和方法却有优劣之辨。方言分区跟方言分类不同,它只是研究方言在地理分布上的区划。一般人都可以感觉到方言在地域上是有差异的,任何本地人不必经过调查研究也都可以就本地方言跟四邻方言的亲疏关系发表见解。换言之,一般人(包括语言学工作者)在未经研究之前,对本地区的方言分区就有模糊印象的,我们把这种印象称作“本地人的语感”。方法的优劣就是要看所得结果是否大致符合本地人的语感,即是否符合方言的地理差异的基本事实。不能想象一个好的方法会把本地人认为通话毫无困难的甲乙两地划分为两个区,而把通话困难很大的乙丙两地划归同一个区。例如不能想像把南京话和无锡话划归同一方言区,而同时把无锡话和苏州话划归两个不同的方言区;或者把泉州话和潮汕话归并在同一区内,而与厦门话分属两个区。

现在讨论几种现行的和笔者所提议的方言分区方法。

1. 特征判断法

特征判断法或可称为“同言线法”。方言地图上的同言线(isogloss,又译为“等语线”)的两边,方言特征不同,也可以用同言线在方言地图上圈定一个地域,圈内的方言特征相同,例如方言岛上的方言。好几条同言线密集或重合在一起就成为“同言线束”(bundle of isoglosses)。传统上即以同言线或同言线束作为划分方言的界线。其实“同言线”或“同言线束”所反映的只是方言的一个或若干个特征,而不是方言特征的总和,所以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作“特征判断法”。它类似于动物学上用有没有脊椎这个特征来判别是否脊椎动物。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便,在重要同言线单一化或同言线束密集的地区行之有效,例如可以根据“塞音有三级分法”这一条同言

线把吴语和邻接的其他方言区划分开来。问题是有些地区的同言线十分离散,不仅不能密集成束,而且相距很远,主次又难以决定。这时候如果主观地选择其中一条同言线作为分区的界线,就难免失之偏颇。例如在吴语区内部,如果以“沙”字韵母(麻韵开口二等)读 a 这条同言线为准,那么杭州和金华同属一个次方言区;如果以“看”字韵母(寒韵开口一等)读 e 这一条同言线为准,那么两地又要分属两区。“特征判断法”可行性差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同言线”(isogloss)是仿照“等温线”(isotherm)制定的。表示两地气温的不同只可能用温度这一个指标;造成两地方言不同的因素却要复杂得多了。所以借用“等温线”这样的自然地理概念来研究方言分区问题本来就不很合适。

况且实际上方言地图上的语言事实往往表明,同言线两边的方言特征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同言线两边的方言特征的相互关系大致有下述四种情况。兹以傅国通等《浙江吴语分区》(浙江省语言学会,1985年)中的三十幅方言地图所提供的材料为例,加以分析、说明。

第一,两边方言特征截然不同,井水不犯河水。假定这一边的特征是 A,另一边则一律是 B,此种情形极为少见,三十幅图仅见一例,即“生豆腐”这个词语,浙北叫“生豆腐”,浙南叫“豆腐生”。

第二,假定同言线一边的方言特征为 A,同言线另一边的方言特征为 A,或 A 和 B 两可。例如“月”(山摄合口三等月韵疑母)浙西北读零声母,如湖州音:ɦiəʔ8,其余地区读鼻音声母或零声母和鼻音声母两可。如云和音:ɳyəʔ8;新昌音:ɦyəʔ8/yəʔ8。

第三,假定同言线一边的方言特征为 B,另一边则是 B、CD 等。例如“房子”钱塘江以北,除三四个县外均称为房子,在其他地区则称为屋、房屋、处、屋宕等。

第四,同言线某一边的特征也散落在另一边,假定这一边的主

要特征是 A,另一边的主要特征是 B。这一边的若干地方也出现 B,或反之。例如“周”(流摄开口三等尤韵章母)声母浙南读 t_{ϕ} 。浙北大致是读 ts 。但是浙南读 t_{ϕ} 的特点也散落在浙北的湖州、德清、昌化、肖山。

同言线两边的方言特征的互相关系,可以用图一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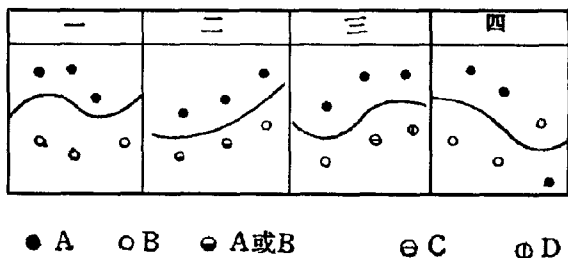


图 1

图中的一个方框代表某一个地区,中间的曲线都是同言线,可见即使只选用单一的同言线(而不是同言线束)作为方言之间的绝对分界线,也不容易。

在使用特征判断法时也可以用“特例字”作为判断的标准。特例字又称为“特字”,是指不符合历史音变的字。例如铅字(山摄合口三等平声仙韵以母)读音在粤、湘、闽、客等方言中符合音变规律,在吴语中不合规律。

广州 长沙 福州 厦门 梅县 苏州 温州

ynl yel yɔŋl iɛnl ianl khel khal

2. 古今比较判断法

这个方法是试图从方言历史来源的角度来区分方言。我国至今还没有编制过大型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目前将汉语大致分为七大方言区,实际上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判断的程序大致是:首先假定《切韵》是汉语方言的总源头,然后将各地的方音系统跟《切韵》比较,看保留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再将特点相同的地点归并成同一个大方言区。所谓汉语各大方言的特点即是跟《切韵》比较所得的结果。例如广东话保留了切韵音系的-m、-n、-ŋ 和-p、-t、-k 韵尾,吴语保留了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北方话失去了入声(大多数地点)等等。在同一个大方言区内部划分次方言区,也可以参照这个方法。例如吴语区内的温州次方言区,中古真韵读 aŋ,元音低化;豪韵和肴韵今音不同韵等,都是别的次方言区所没有的。

丁邦新《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载《清华学报》新十四卷一、二期合刊,出版于1982年)提出的方言分区的原则实际上是把此法贯彻最彻底的实践。

他认为“以汉语语音史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次方言;用现在平面性的条件区别小方言。早期、晚期是相对的名词,不一定确指其时间。条件之轻重以相对之先后为序,最早期的条件最重要,最晚期的条件也就是平面性的语音差异了。”

丁邦新用六个早期历史性条件把汉语方言分为七类: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话、闽语、粤语。六个条件是:①古今浊声母 b、d、g 的演变;②古塞音韵尾-p、-t、-k 的演变(以上普遍条件);③古知彻澄母字读 t;④古次浊上声“马、买、理、领、晚”等字读阴平(以上独特条件);⑤古舌根音声母 k、kh、x 在前高元音前的演变;⑥古调类平上去入的演变(以上补充条件)。

用第一个条件还有官话和粤语;赣语和客话分不开,加第②条可把七个方言分得很清楚。全浊声母在闽语和湘语里有类似演变,加第③个条件,分出闽语。又由于赣语和客话不易区别,加上第④条分出客话。第⑤条把全国方言分成两大类,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变 $t\phi, t\phi h, \phi$; 客话、闽语、粤语读 k, kh, x 。第③条有关声调,前五条有关声母和韵母。

丁邦新用晚期历史性条件分次方言。以官话为例,五个次方言是:北方、晋、下江、西南、楚,用四个条件划分:①古人声演变;②古泥来母的分混(以上普遍条件);③鼻音韵尾弱化消失;④古鱼虞韵知章见系字韵母读 η 。①分出五个次方言,再用②分出晋语和下江官话,再用③、④分出晋语(鼻尾消失或弱化)和楚语(有 η 韵)。

由于方言是不断发展的,方言间又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根据语音结构中的有限项目跟切韵比较的结果,来划定方言区,往往跟方言分区的事实不能密合。例如,如果仅根据浊塞音这一条标准,湘西北花垣、吉首、保靖、永顺、古丈、泸溪、辰溪、沅陵等县方言应划归老湘语,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些地方的方言跟西南官话接近得多。这个办法在处理边界方言的归属和方言内部的再分区时,往往遇到较大的困难。

这个方法所依据的原理实质上是跟特征判断法一样的,只不过没有画精确的同言线罢了。

3. 综合判断法

这个方法放弃以同言线作为方言分区的基础,它设想首先列出成系统的语言、语法、词汇等方面的项目,然后就这些项目比较各点间的异同,再根据异同项目的多寡及其出现频率的高下,来划分方言区。